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作为我们党的六大优秀特质之一,深刻阐明管党治党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重要场合对自我革命进行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在他的新书《领导者:大变局时代的决策力考验》中,深刻阐释了自我革命的意涵。以下是这部分内容的摘选,经湖北日报《理论周刊》整理而成,金一南教授授权刊发。

破解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人们通常认为革命党人是革他人的命,而我们今天讲的是自我革命。

在2015年5月5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概念。在202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坚持自我革命”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的第十条,其中阐述道: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进行自我革命?

不能赋予队伍初心和使命,就无法最终战胜敌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到,“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精神品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学习、改造和奋斗中逐步形成的。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方式、道路和成分都已确定: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武装起来的贫苦农民。这既是中国革命的优势,从另一面看,也是中国革命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们常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是有信仰的书生;二是被逼上梁山的农民。更可怕的,是这两种人的结合。中国革命正是这两种人的结合。从概念上看,似乎很完美。但实际操作中,面临众多困境。

红军创建初期,存在于队伍中的浓厚乡土观念、宗族观念、排外观念、享乐观念等,严重影响党对红军队伍的领导,产生了诸多有悖革命宗旨的倾向。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毛泽东的弟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毛泽覃把猪贩子当土豪打,没收猪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知道后,当街责骂毛泽覃,甚至要动手打他。朱德出来打圆场:既然已经如此,把钱付了算了。毛泽东火气不减,一句话把朱德也顶回去,引发在场等候吃猪肉“改善生活”的众多官兵强烈不满。后来,毛泽覃发牢骚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可以想象毛泽东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时内心非常着急。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分光吃净。中国历史上,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从来不乏其人。他们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而已。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根本道路的红军队伍,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覆辙,不成为“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把这支农民队伍建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极其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我们今天回顾可以看出,这是一支成长于传统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向先进革命军队转型的艰难痛苦的蜕变,问题解决得好坏,不但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能否确立,更关系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能否走下去。工农红军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如果不能确立党对这支队伍的坚强领导,不能确立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实行严格的纪律,不能自觉保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这支队伍无法避免滑向传统农民起义的路径。

所以,必须引导,必须改造,必须斗争,必须塑造队伍的初心和使命。当年,共产党闹革命,一方面要战胜敌人,另一方面要改造自己,这是双重任务。如果不能有效地改造自身,不能赋予队伍初心和使命,就无法最终战胜敌人。

1929年12月下旬召开的古田会议,是红军队伍全面改造的起点。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次农民暴动、武装起义或国民革命武装。

革命就是颠覆,颠覆旧有的思维习惯、意识形态,塑造全新的初心和使命。古田会议也是这支队伍自我革命的起点。通过自我革命,塑造队伍的初心和使命,然后由初心和使命支撑队伍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这不再是为家族、为家庭、为家乡,而是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自我革命并不是理论上的锦上添花,而是实践中的雪中送炭

从共产党的宗旨、使命、精神品格以及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来看,自我革命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即使在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保持党的宗旨的紧迫性依然存在。

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是否仍然是革命党,还是仅仅变成了一个执政党?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讨论过“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革命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执政党的目标往往是永久执政。世界上的执政党有很多,其宗旨是保持长期执政。若共产党仅仅成为执政党,那么它的宗旨、使命和精神品格又何在?

杨尚昆同志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在延安、西柏坡和城南庄担任此职。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从西柏坡出发,为中央打前站,前往北京,落实毛主席称之的“进京赶考”。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已经结束,主席提出了“两个务必”。杨尚昆带领一行人前往北京打前站。

在日记中,他记录了个别机关进北京后的纪律松弛现象。虽然日记中用“个别机关”来指代,但实际上所指的可能不仅仅是“个别”。杨尚昆在日记中感叹道:“一进入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当时毛泽东还未入住香山的双清别墅,而杨尚昆在前期安排时就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机关刚进城,革命胜利的喜悦还未消退,潜在的腐败风气已经开始出现,形势十分严峻。

苏联解体后,最后一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说:“当权力是一种负担时,它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离结束就不远了。”外部的和平演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一个如此庞大的政权最终垮台,首先还是其自身出了问题,自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政党在革命胜利后、执政后面临的自我约束的紧迫性和挑战。权力的监督,尤其是自我监督,是长期执政的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理论上看似容易解决,实际上却难以监督,难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能否有效地进行自我监督至关重要,但也极其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研讨班讲话中引用了《红楼梦》中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说过的一段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变”,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正是要靠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并不是理论上的锦上添花,而是实践中的雪中送炭。如果我们不进行自我革命,我们将失去自己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从而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危险,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一贯如此。

党的百余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危险的历史。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保持革命党本色,不能仅仅成为一个执政党,告别革命,不再提及革命党。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再提革命,也不再提革命党,而是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主要关注执政问题,这种转变导致当初奋斗的宗旨和精神品格逐渐远离我们。

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不仅仅是一场反腐运动,还是保住革命党本色的一场自我革命。

2015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

做养老工作其实是在“修行”

把我叫了回来。刚好当时福利院在招护工,我便进了这里工作。

那时候的福利院,十二间土坯房,十五位老人,就我一个护工。一到下雨天,老房子漏雨,我们怕房子塌,不敢回屋睡,组织老人全部转移,到厨房干坐着,一直等到雨停。蛇虫鼠蚁顺着墙爬到床上,甚至钻到靴子里去。我见过大上海的繁华,再看这破房子,心里落差很大。但每次看到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我就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心一软,还是想留下来为他们做点事。就是这份心软,让我留了三十多年。

现在回过头看,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到底是福利院需要我,还是我需要福利院?年轻的时候觉得是老人离不开我,后来才慢慢明白,是我离不开他们。在福利院,你对老人好,老人就对你好,这种简单,是别的地方给不了我的。也正因此,自打我进福利院以来,没有一个护工离职。好几次我有调走的机会,心里动摇过,但脚迈不出去——实在舍不得。

一句“小邹,我好欠你”什么都值了

很多人问我,照顾失能失智的老人,又脏又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的经验很简单:别把老人当父母,要把老人当“孙辈”养。如果你把老人当父母,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还会冲父母发火。但如果把他当成你的孙子孙女,你舍不得吼他,更不会打他,而是想办法满足他的一切需要。

我总结了一套方法:“五心工作法”。说起来复杂,做起来就是将心比心。比如老人大小便失禁,不能嫌弃,得赶紧擦洗。我记得有一位患有肝腹水的老人临终前吐了污血,气味很难闻,家属都不敢进来看,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给老人擦洗干净,把寿衣穿好,让老人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作为一名公办的农村福利院院长,这些事你不带头做,其他护工就更不敢做了。

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如果没有高层领导的觉悟和决心,自我革命便形同虚设,根本无法进行。当年毛泽东对革命队伍的改造,正是源于他作为最高领导者的觉悟。习近平总书记自2015年提出“自我革命”以来,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反复强调这一主题。

自我革命的特点是由上而下的,重心是“关键少数”,目的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现“四个自我”是自我革命的最终目标,其核心是提升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2021年曾说:“中国战胜美国的唯一前提是必须克服自身内部的官僚主义。否则,‘中国超越美国’最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前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巧实力”理念被广泛引用。他近年来曾表示:“美国无须遏制中国的发展,唯一能遏制中国发展的,是中国自身。”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警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大敌;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党的二十大提出,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正是我们要进行自我革命,提升共产党人执政能力的原因所在。

中央要求各级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是为了避世隐居,不是为了做毫无缺点的圣人,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通过自我革命提升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如果不搞自我革命,大家都在那里为金钱,为权力,为家族,为圈子……如果仅仅为了这些,我们能走多远?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当时,黄炎培第一次来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气象风貌。他尤其注意到,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进出出的人都直呼毛泽东的姓名,称呼“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同志”。

黄炎培非常吃惊,延安的风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炎培说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表示:“好,我就拭目以待,看共产党如何治国。”毛泽东则说:“不能拭目以待,要做共产党的诤友,时时提出你认为不对的地方。”

194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还未执政。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新中国成立了77年,我们有了更多的实践和更大的舞台。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这一新的历史场景,继承并创新了党的建设,提出了新时代的问答,将“人民监督”与“党的自我革命”相结合。人民监督依然有效,但必须与党的自我革命相结合,才能确保执政党的真正生命力得以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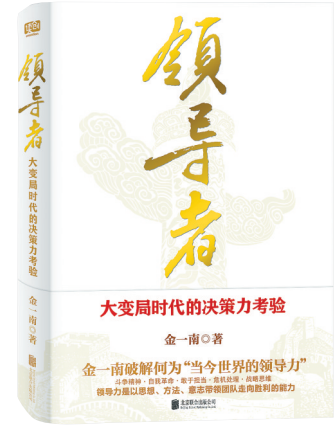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全新概念,即“大党独有难题”,强调了我们党面临如何有效保持长期执政而不松懈、不腐朽,仍然秉持执政理念、宗旨和使命,始终保持初心方面的挑战。解决这一难题所需的清醒和坚定,正体现了百年大党的历史自觉。

今天,我们应如何保持一个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其来源是什么呢?

第一,始终为人民奋斗,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第二,中国共产党不能因为走得过快,而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第三,共产党有净化自身的有力武器,即批评和自我批评。

古今中外,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极大的历史自觉保持清醒,坚定主动选择,在自我革命中不断淬炼。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常少华 周磊 整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联合读创
出版时间:2026年5月